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

卷一百
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七

氣義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驂

曹文洽

陽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裴冕

裴冕為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竊權柄咸懼

之鉞賓佐數人不敢窺鉞門冕獨收鉞屍親自護喪瘞

於近郊

出談
賓錄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
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
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
酒食舊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
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

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為郎將宜得復其秩
朝廷以此多之

出朝野
僉載

穆寧

穆寧不知何許人顏真卿奏為河北道支使寧以長子
屬母弟曰唯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
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
願畢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棄平原夜

渡河

出談
寶錄

趙驊

趙驊因脇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族女也夫為畿官以不往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為婢驊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驊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驊以家財贍給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

咸重焉

出談
賓錄

曹文洽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為節度使被監軍薛

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為盈珍讒於上上頗
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南仲誣讒頗甚文洽
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憤怒遂晨夜兼
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
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盱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
文洽二緘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寃且陳謝殺務盈
德宗聞其事頗疑南仲慮豐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
擾卿甚邪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

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
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出談
賓錄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
菽飲水莞簟布衾熙熙怡怡難名其室後遇歲荒屛跡
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為粥講
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
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

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覈十數盃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寄五百緡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啟緡無何有節士鄭倣者迫於瑩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倣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時問倣所之及其瘠瘁之端倣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貺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倣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倣對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為奴僕償之遂去倣

東治瑩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美如是苟無他
繫同志為學可也何必云役已以相依俶泣涕曰若然
者微軀何幸俶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
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俶大慙城曰子之學
與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邪今所止阜北有高顯
茅齋子可自翫習也俶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
與論國風俶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
十步俶縊於梁下供餼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裂

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又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
雖不殺俶俶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兒行櫬
楚十五仍服緦麻厚瘞之由是為縉紳之所推重後居
諫議大夫時極諫裴延齡不合為國相其言至懇唐史
書之及出守江華郡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鶩自天使
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甌禪杓有類中衢

樽也

出乾
脰子

王義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為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出國史補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叅軍未赴任過盜藪剽殆盡告敕歷任文簿悉無孑遺遂於近邑求丐故衣迤遲假貸却返逆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側近邸遂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

行止糾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主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殘微命此亦細事爾其如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以致之獻於上相裴公位亞國號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試為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而白之當致其禍也寢不安席遲明詣裴之宅側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有頽衣吏詣店頗忽遽稱令

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至第斯須延入小廳
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
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
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州糾喜躍
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
裝千貫與偕赴所任

出玉堂
閒話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雞西適公館忽聞

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憊也乃於閒室之內見一貧病兒
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眇昧
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
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
知其姓字苟為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為銘曰嗟君歿
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
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
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

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啜熊虎之珍極賓主
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賚
繒錦一馱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
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
事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辭曰僕
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
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
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

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為導引
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
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
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出雲溪
友議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八

氣義三

熊執易

李約

鄭還古

江陵士子

鄭畋

章孝子

發塚盜

鄭雍

楊晟

王殷

熊執易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出撫言

李約

李約為兵部員外沂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韋徵君况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

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
明月照張八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
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
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
驗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嗆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
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窰行皆此
類也

出尚書
故事

鄭還古

鄭還古東都閑居與柳當將軍者甚熟柳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家甚富妓樂極多鄭往來宴飲與諸妓笑語既熟因調謔之妓以告柳憐鄭文學又貧亦不之怪鄭將入京求官柳開筵餞之酒酣與妓一章曰冶豔出神仙歌聲勝管絃眼看白苧曲欲上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莫教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見詩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將去固不易支持專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充賀禮及鄭入

京不半年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
嘉祥驛鄭已亡歿旅櫬尋到府界柳聞之悲歎不已遂

放妓他適

出盧氏
雜說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
間遊索去萬計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
不歸任尔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為前刺史所
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

處遂為詩求媒標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著襄
王更不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織蘿自
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
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子

出盧氏
雜說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
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

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泣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于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栢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壠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全史卷之八十三
卷一百六十八
出北夢

瑣言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啟養育母疾全啟割股肉以饋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啟出遊殂於逆旅全益感天倫之恩制斬練之服又以全啟割肉啗母遂以火煉指以申至痛仍以銀字寫法華經一部日夕諷誦乃通大義後至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丹竈不蓄童僕塊然一室鬻丹得錢數及兩金即刻一象今

華亭禪院即居士高樓之所人謂有黃白之術嘗言於
道友曰點水銀一兩止一兩銀價若丸作三百粒每粒
百錢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驚之丹亦神矣居士
到蜀之後制土偶於丹竈之側以代執熱之用護惜不
毀殆四十年大順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寫真於壁
節度判官前眉州刺史馮涓撰讚以美之

出北夢
瑣言

發塚盜

光啟大順之際褒中有盜發塚墓者經時搜索不獲長

吏督之甚嚴忽一日擒獲寘於所司淹延經歲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欵占既具連及數人皆以為得之不謬矣及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為獲擒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放旋出丘中所獲之賊驗之略無差異具獄者亦出其賊驗之無差及藩帥躬自誘而問之曰雖自知非罪而受箠楚不禁遂令骨肉偽造此賊希其一死藩帥大駭具以聞於朝廷坐其獄吏

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銜職而賞之

出玉堂
閒話

鄭雍

鄭雍學士未第時求婚於白州崔相公遠纔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填宮至朱梁開平之前崔氏在內託疾敕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尋有莊盆之感又杖經暮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美稱籍甚場中翹足望之一舉之甲科

封尚書
榜下

脫白授秘校兼內翰與丘門同

敕入不數載而卒

出玉堂
閒話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晟

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日未視事前必申問安
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為
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為西川所
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尅執
之蜀先主知其忠烈真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
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為其設祭而葬

之出北夢
瑣言

王殷

王殷梁開封尹瓚之猶子也乾化中為徐州連率眾叛
拒命殺害使臣點閱市井而授甲焉有親隨苗溫與數
輩度其必不濟竊謀作亂事泄被擒剗心而死其妻配
隸別部軍校殊不甘挾短刃割乳而殞聞者無不嗟尚

出玉堂
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陳寔

黃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龐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溫

謝鯤

唐太宗

李勣

薛收

王珪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竒

張鷟

李嶠

鄭杲

盧從愿

裴寬

韋詵

裴談

陳寔

陳寔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棟梁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龍泉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

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
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
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

德與無

出世說

黃叔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輓詣黃叔度
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矣

出世說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懍懍宗仰以為
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碑曰吾為天下作碑銘多
矣未嘗不有慚唯為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出世說

馬融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割裂書七事而玄思其五
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謂子貢回也聞一
知十吾與汝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

出世說

蔡邕

蔡邕評陳蕃李膺先後曰陳仲舉彊於犯上難李元禮嚴

於揖下易仲舉三君之下

謝沈漢記曰三君者一時之所重實武劉淑陳蕃

元

禮八俊之上

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綏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出世說

顧邵

顧邵嘗獨謂龐士元曰聞子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沉機吾不如子論霸王之餘策覽倚

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長邵亦安其言

出世說

諸葛瑾兄弟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事一國時以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出世說

龐士元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邵全琮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

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出世說

武陵

司馬文王問武陵曰陳泰何如其父司空陵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
事過之

出世說

裴頠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
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放愛喬之有風韻謂淮曰喬

當及卿髻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髻之有神檢謂淮曰喬
自及卿然髻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也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無檢局樂言為得
然並為後出之雋

出世說

匈奴使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代
當之自捉刀立牀頭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
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

此使

出商芸
小說

桓温

晉殷浩既廢桓温語諸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

去已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出世說
新語

謝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

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出世說
新語

唐太宗

貞觀五年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論朕得失無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悅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鑑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足以自改因曰無忌善於籌算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兵機政術或恐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

善和解人酒盃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載遂無一言論
國家得失楊師道性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
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長持論
恒據經典自不負於理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
意尚然諾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
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
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

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出唐
會要

李勣

武德初李勣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容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即加禮敬平武牢獲鄭州長史戴胄釋放推薦之當時以為有

知人之鑒

出唐會要

又貞觀元年勣為并州都督時侍中張文瓘為參軍事勣嘗歎曰張稚珪後來管蕭吾不如也待以殊禮時有二寮亦被禮接勣將入朝一人贈以佩刀一人贈以玉

帶文瓘獨無所及因送行二十餘里勅曰諺云千里相
送歸於一別稚珪何行之遠也可以還矣文瓘曰均承
尊獎彼皆受賜而返鄙獨見遺以此於悒勅曰吾子無
苦老夫有說某遲疑少決故贈之以刀戒令果斷也某
放達不拘故贈之以帶戒令檢約也吾子宏才特達無
施不可焉用贈為因極推引後文瓘累遷至侍中

出廣
人物

志

薛收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
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
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云小
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出談
賓錄

王珪

貞觀六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
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曰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

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剴繁理
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
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
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已所能謂之確論

出會
要

王師旦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
瑾策下太宗歎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絕

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教帝以為
名言後如其言也

出譚
賓錄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
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
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三板
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
胸前為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

射命出定
錄

王義方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方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出譚
寶錄

選將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
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出譚
寶錄

英公

高宗時蠻羣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
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
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
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
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
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
悉歸田後去者為賊唯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
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

辨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

出國史
異纂

劉奇

唐證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鎰為御史二人

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

出談
賓錄

張鷟

自號浮
休子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為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
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
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鍊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

予近代之名公者焉容曰狄仁傑為納言何如浮休子
曰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
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澗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
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容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
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
物扼險凌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
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
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

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為人所害
無何為太僕卿戮於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
曰三思馮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
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為
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為節愍太子所殺又
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
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
之黨勇若能罷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同鴛犬首鼠之士

進退兩端虺蜴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非斯人附
三思之徒赤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
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
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
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
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
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
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媚以取容

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
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
懼鳳時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
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
司農卿趙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
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趙趙狗盜突忽猪貪晨羊誘外
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頸其能久乎後
從事韋氏為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

答曰情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
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
痔安樂之庭鷓鴣栖於葦蒼魴鱮游於沸鼎既無雅量
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為幸後果謀反伏誅

出朝野
僉載

李嶠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參謀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記名
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某昔為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獎
某聰明每有詩什皆令收掌常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

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
不知得過否爾後軾軻不得覓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張
佺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臥經一
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
中洒掃展轉至六十因至鹽州於刺史郭某家為客有
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
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其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
屬有恩赦今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郭舉此人

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衛佐官仍參謀范陽

軍事

出定命錄

鄭杲

唐聖歷中侍郎鄭杲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部不負朝廷矣

出談賓錄

盧從愿

唐景雲中盧從愿為侍郎杜暹自虢州參軍注鄭縣尉

後為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選
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藻鑒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

出談

賓錄

裴寬

尚書裴寬罷郡西歸泝流停午因維舟暫駐見一人坐
樹下衣服故弊因命與語大奇之遂為知心曰以君才
識必自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
所惠語訖上船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

徐州也

出幽州鼓吹

韋詵

潤州刺史韋詵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地貴盛
聲名籍甚者詵悉以為不可遇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
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詵異之召吏指其所
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
俱來詵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
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童瘞於後

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詵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壻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即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

氏舉家視其簾下寬衣碧衫疎瘦而長

舊制八品已下衣碧

入門

其家大噓呼為鸛鵲詵妻涕泣於帷下既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為稱首

出明皇雜

裴談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
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
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出廣人
物志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綯

苗夫人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溫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于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荊

亞子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

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礮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為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刪

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
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

不及也遠矣

出明皇
雜錄

盧齊卿

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特
相禮接謂曰十年內知節度果如其言

出談
賓錄

薛季昶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

破家因搜家資見其文以為與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竒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果至丞相

出定命錄

元懷景

燕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其男女數人婚姻榮盛男尚公主女為三品夫人

出定

命錄

張九齡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
亂幽州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
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
山不宜免死請斬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齡執
詔請誅之玄宗曰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也後至蜀追恨
不從九齡言命使酌于墓

出感
定錄

王丘

開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陰縣尉孫遜進士王泠然不
數年皆掌綸誥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裴敦復於特卿盧
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衆以為知人

出談
賓錄

楊穆兄弟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云楊氏
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
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
仁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

出國
史補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卅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謝曰某為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人闕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衙失所在客

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踈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為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頤旨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為相

出乾
駢子

鄭綢

劉瞻之先寒士也十許歲在鄭綢左右主筆硯十八九

網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馬亭俯瞰山水時雨霖灑巖巖
奇秀泉石甚佳網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
詠便晚何妨却返於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染翰尚濕網
大訝其佳絕時南北無行人左右曰但向來劉景在後
行二三里公戲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
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迴京闕
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
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院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

復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辭理優壯凡再舉成名
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乃生瞻及第作相

出芝田錄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壻莫有入意者其妻
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
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
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
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多視之悒

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
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為尊卑見諂良時勝境何忍虛
擲乎韋乃辭去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贖
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
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
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
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
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翺莫敢言

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

上皇旋駕因以為名

有人持報延

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翃也苗夫人曰若

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

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余

初有巫咎嫗者每述禍崇其言多中常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

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為相公所誚

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

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

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
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
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
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
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出雲溪友議

杜鴻漸

丞相杜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貞盧新州杞陸相
贛張丞相弘靖李相蕃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許郭

之徒又何以加也

出嘉話錄

杜佑

大司徒杜公見張相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

如此

出嘉話錄

梁肅

唐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肅之門居二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旦延接觀等俱

以文學為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
觀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
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

出據
言

呂溫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及
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
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
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

苦出雲溪
友議

顧和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
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俱與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
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
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出世說
新語

劉禹錫

劉禹錫曰李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雖走
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人言童稚
不奇不慧必非異器定矣

出嘉話錄

韓愈

李賀以歌詩謁吏部韓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時送客
出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插帶急命邀之

出雲溪友議

顧況

尚書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况覩姓名
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
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却嗟賞
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

出幽間
鼓吹

于邵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嘗舉賢良方
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為節度使崔

元翰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為第一在中書昇甲科人稱允當

出談賓錄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費用不充無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

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關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迴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關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

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盃遂闕祇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真古入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屈強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

師遂為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
列陣于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於謀者
遂設奇兵待之有蕃酋衣緋茸裘繫寶裝帶所乘
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于陣而者數四頻召
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
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
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
扶挾如鬪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

帶奪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
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東
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為
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凶醜白公凱旋
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頌醜戎無數束身
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
曲隴山千里鑱諸闕西邊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
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欵皇風指

揮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聖功
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雖戍已殲弓
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
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
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烟塵滅神武光
揚竹帛傳左袵盡知訶帝澤從茲不更
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
宇宙羣方洽凱歌有地名王爭解辦遠
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
逢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
阜與時和

出劇
談錄

韋岫

唐丞相盧攜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出北夢
瑣言

知人僧

唐令公韋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恆器重之

出據言

蔡荆

唐蔡荆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院宅市買荆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洎黃寇犯關

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
弟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
大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

出北夢
瑣言

亞子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
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之
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鸚鵡酒卮翡翠盤十三讀
春秋畧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

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

曰亞子

出北夢
瑣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萇

袁安

嚴遵

李崇

魏先生

李義琛

蔣恒

王璠

李傑

裴子雲

郭正一

張楚金

董行成

張鷟

張松壽

蘇無名

趙洵

袁滋

李子萇

漢李子萇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櫬為人象囚人形鑿地為陷以蘆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將天神之氣

動木囚也

出論衡

袁安

漢袁安為楚相會楚王坐事平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

妻楚橫暴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
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
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
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豐稔

出汝南先

賢傳

嚴遵

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
亡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

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缺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益出

都者
舊傳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留公誕之子高祖時為兗州刺史兗州比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搥鼓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聞者復搥以為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審奸邪憚之號曰

卧虎出談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
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
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
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斂帛二百
段以酎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為娛及隋
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

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
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
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
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
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
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為吾辯析行
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為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
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

鯨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求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為將帥者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名之罪乃彫戈既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蓋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

鈐公於國則為帥臣私於已則曰亂盜私於已者必掠
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為前席之賓樊噲為升堂之客
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
下是忘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
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
人不能惠於已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祆禳除
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
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

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
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
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
忍汝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為鄉
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
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
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
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出甘澤謠

李義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貢金數百至岐州遇盜前後發使案問無獲賊者太宗召諸御史目之特命李義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暫勞卿推逐必當獲賊琛受命施以密計數日盡獲賊矣太宗喜特加七階賜金二十兩

出御

史臺記

蔣恆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

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恆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恆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

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出朝野僉載

王璈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璈

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璫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璫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璫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

伏法

出朝野
僉載

李傑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

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真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出國史異

纂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成邊留犝牛

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賁已上敬
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
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
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
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之下進急
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犝牛所生實非盜得雲
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
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

服其精察

出朝野僉載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敕令長平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祖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

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以來何人覓舍人家衛
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
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
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
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野僉
載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

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
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
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
悶仰卧西窻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
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
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

百匹

出朝野
僉載

董行成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之叱曰箇賊住即下驢來遂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韁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尋蹤至皆如其言

出朝野僉載

張鷟

張鷟為河陽縣尉日有構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

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
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又括詐馮忱書
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
伏罪又有一客驢韉斷并鞍失三日訪不獲告縣驀推
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錢驀曰此可知也
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餒處驚令搜其家其鞍於草
積下得之人伏其能

出朝野
僉載

張松壽

張松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內須
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
樹下賣食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
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
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
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為神明

出朝野
僉載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

鑑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
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
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
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
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
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
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
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每偷至無名

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道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

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縑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一撤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一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

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出紀聞

趙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深驚疑之趙涓為巡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焉德

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衢州年老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出談賓錄

袁滋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毗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

漢書武帝詔云東岳見金文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衷蹄金以叶瑞徵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多效之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喜獲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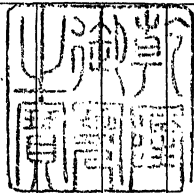
寶欲自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寘於私室信

宿於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
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
云姦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其案於是
獲金里社咸共證宰邑者為衆所擠擁沮莫能自由既
而詰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
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
紛紜枉撓結成具司備獄以案上聞沂公覽之亦怒俄
而因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談諠或云倣

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為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請為公詳之泝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相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令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

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檐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為宰相愚常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德廢觀殿悉皆頽毀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銀輦材者與工匠三四十人當晝懼為官中所取遂輦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

夜各以衣服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為銀槌
所說與此正同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